



一九三六年，台灣民間創作歌謠進入最高潮，如果翻開那一年創作的歌曲，作詞者幾乎都是陳達儒先生，這些紅極一時且流傳至今的歌曲有：【白牡丹】、【雙雁影】、【心酸酸】、【悲戀的酒杯】、【青春嶺】……，在台灣民間歌謠創作群中，陳達儒與周添旺，幾乎寫了超過半數以上的歌詞，陳達儒寫過的歌詞就有三百多首，較為流傳的有五十幾首，可說是一位質優量豐的作詞家。

陳達儒，一九一七年生於台北萬華，自幼就讀私塾，受過專科教育，奠下良好的文學詩歌基礎，因此，他所寫的歌詞充滿詩情畫意，如【白牡丹】：



陳達儒生前與歌謠界老友相聚。第一排右三就是陳達儒，右四是周添旺（【雨夜花】作詞），左一是陳秋霖（【白牡丹】作曲）。後排右三是葉俊麟（【舊情綿綿】作詞），右四是楊三郎（【港都夜雨】作曲），右五是洪一峰（【舊情綿綿】作曲）。



陳達儒年輕時，長相英俊，很有女人緣。

不願旋枝出牆圍

——台灣歌謠界的才子陳達儒

他所寫的歌詞就像一部小說，隨著旋律，一段一段推展情節，每唱一段就多瞭解劇情一點，在字句起伏、轉折間，自然而然地融入歌中意境。

文、圖片提供／郭麗娟



台灣歌謠
作曲家的採訪
Vol. 34
2001.1

白牡丹 白茫茫，
春風無來花無開，
無亂鬧 無亂美，
不願綻枝出牆園。

藉白色牡丹花來影射純潔的女孩，在白馬王子尚未出現以前，對自我潔身自愛的堅持。又如【港邊惜別】：

青春夢 被人來打醒，
美滿春色啊 變成黑陰天，
港邊海鳥 不知既分離，
聲聲句句啊 吟出斷腸詩。

被迫拆散的爱情，對滿懷青春美夢的伴侶來說，宛如晴天霹靂一般，海螺聲響起，聲聲催人分離，即連海鳥的鳴啼聲，聽了都會讓人斷腸。

陳達儒所寫歌詞，最大的特色是歌詞本身就是一篇感人的故事，從字面上就可看出整首歌就像一齣戲，有角色、有場景，隨著旋律，一段一段推展情節，每

唱一段就多瞭解劇情一點，在字句起伏、轉折間，自然而然地融入歌中意境。

農村曲 遭禁唱

日據時代，由日本人經營的古倫美亞唱片一向獨大，但到了一九三五年，勝利唱片因出版一系列流行小曲的受歡迎，已漸有與古倫美亞唱片分庭抗禮的氣勢，陳達儒也在那一年成為勝利唱片的專任作詞家，專司歌詞事宜，當時，姚讚福與蘇桐都大量為勝利唱片寫曲，因職務之便，陳達儒就與他們合作寫歌，因此，當時的暢銷曲盤幾乎都由他作詞。【心酸酸】、【悲戀的酒杯】，捧紅了姚讚福；【雙雁影】、【農村曲】和【青春嶺】，也奠定蘇桐在作曲界的地位，除他們自身的才情外，陳達儒宛如詩篇的歌詞，也有相當益彰之功。

會讓陳達儒難以釋懷的是創作於一九三五年的【農村曲】，這首描述農夫種植稻作辛苦的歌

曲，竟然遭到國民政府以歌詞內強調台灣人民生活困苦，有損政府顏面為由，予以禁唱，直到一九七六年才解禁，國民政府所持禁唱理由，完全曲解陳達儒當初寫這首歌的原意，陳達儒生前曾表示，他是「誰知盤中餚，粒粒皆辛苦。」的含意，希望人們唱這首歌時，能體會農人的辛勞，不要浪費米糧，國民政府卻斷章取義，把歌詞中：

炎日赤日頭 棲慘日中軍，
有時踏水車 有時就草草，
希望好日後 每日巡田頭，
巡田頭 毋驚嘴乾汗哪流。

拿來大作文章，以醜化政府為由，予以禁唱。

除在勝利唱片專任作詞外，陳達儒也在帝審唱片擔任文藝部主任，初始作詞，一首歌的酬勞是五元，所寫歌曲走红後，一首歌提高為十元，再加上基本薪資，收入頗豐。當

時一套西裝才七元，一個四口之家每月的生活費只要十五元。

與他合作過的作曲家相當多，除姚讚福和蘇桐之外，還有吳成家【阮不知啦】、【心茫茫】、【港邊惜別】，陳秋霖【白牡丹】、【滿山春色】、【中山北路行七擺】，許石【安平追想曲】，郭玉蘭【南都夜曲】，林綿隆【三線路】，侯賜泉【我有一句話】……，他們的合作，造

就了台灣創作歌謠的榮景，卻也讓日本政府倍感壓力。

一九三八年，隨戰爭深刻化，日軍對台灣的統治，也愈發嚴苛，積極推行皇民化運動，強迫台灣人民講日本話、穿日本衫、入日本籍。唱片業者也受戰爭影響，紛紛歇業，這些靠寫歌糊口的人，生活無著，只好各尋出路。鄧雨賢到新竹芎林公學校教書，蘇桐揹起得意的洋琴，跟著賣藥團，四處賣藥表演維生，陳達儒全家疏散到坪林，就在這個時期他進入「警察專科學校」就讀，從警官班畢業後，武裝佩劍地在鄉下當警察。直到二二八事件後，才辭去警察的職務，一生未再復職。

大戰結束後，百業蕭條，做為一個文人，想找工作談何容易，一家人的生活卻不能棄之顧，只好重操舊業，再提筆寫歌詞。當時，歌曲的流傳，要靠廣播電台的放送與歌星在各地廟埕、廣場賣唱，陳達儒以「新台灣歌謠社」的名義發行歌本，委

請蘇桐、陳水柳等老友，或隨賣藥團，或隨歌舞團，在全省各地彈唱，推銷這些歌仔簿。前後共出版十餘本，收入雖然有限，倒也過得心安理得。

跟著父親到處賣歌仔簿，是陳達儒的獨子陳國慶兒時印象最深的記憶，現年五十五歲的陳國慶表示：當時他的父親自己組了一個小型樂團，再訓練幾名學生擔任演唱，一行人就到台北縣市各地熱鬧人多的地方，一邊表演，一邊推銷自己出版的歌仔簿。那時才四、五歲的他，常被父親的學生扛坐在肩膀上，稚嫩童音輪人不輪陣的幫忙吆喝，可愛的模樣，竟也幫父親推銷了不少歌仔簿。

這段時間陳達儒也寫出不少好歌，如【南都夜曲】、【安平追想曲】、【青春悲喜曲】、【母啊喂】……，將社會事件與現象，融入歌詞中，是這個時期創作的特色。

母啊喂 笑貧不笑娼



在陳國慶的印象中，陳達儒是一位嚴肅的父親。



台灣歌謠
作曲家的採訪
Vol. 34
2001.1



陳達儒和姚讚福合作所寫的【悲戀的酒杯】，後來被改成華語的【苦酒滿杯】，由謝雷主唱，再次造成轟動，圖為兩人於一九八五年時合影。前排右起謝雷、陳達儒、愛愛(台灣第一代女歌星)。後排右起邱麗文、紀露露。

上台語歌詞，造成許多作曲家失業，迫使一些好的詞曲作家封筆退休或改行。如此一來，就更難有好的台灣歌謠作品出現

眼見台灣歌謠已被壓制得無力回天，陳達儒在一九五

四年後作品就銳減，最後棄歌從商，服務於食品業，先後擔任過味全食品經理、味王食品高級顧問、味新公

司副總經理，最後在子母牌關係企業珍豐冷凍公司副總經理職位上退休，在企業經營上，發揮另一項長才。

這段投身工商界的時期，曾於一九六五年和周添旺合作寫過【碧潭悲喜曲】、一九七七年和吳成家合作寫出【海邊月】，一九九〇年完成【吃果子拜樹頭】後就不再有作品發表。一九八九年，首屆金曲獎頒發「特別獎」給他，對他在台灣歌謠界的貢獻，給予最高的敬意和肯定。一九九二年十月二十四日，因癌症病逝於馬偕醫院，享年七十六歲。

陳達儒一生閱人無數，生活經驗也很豐富，對古典或現代詩詞都下過工夫研究，即連市井俚語也瞭若指掌，由於資材豐富，信手拈來，就是一篇篇宛如小說情節的歌詞，讓人隨歌曲中劇情的推移而迴腸盪氣。因此，無論在戰前或戰後，陳達儒所寫的歌都因獨具特色，而佔有一席之地。

一首由蘇桐作曲，發表於一九五〇年的【母啊喂】，是描述那些爲了償還父母的賭債，或滿足父母對物質生活的虛榮心，被迫推入火坑的女子，成爲當時社會笑貧不笑娼的犧牲品，不幸的遭遇讓人爲之鼻酸

父母貪著金手指(戒指)，
貪著台幣彼多錢，
將阮身軀賣出去，
給人做著迎迓物，
母啊喂！愛錢無想著女兒。

這首【母啊喂】，發表後，常被藝人改編成舞臺短劇演出。

另一首同樣是蘇桐作曲的【青春悲喜曲】，故事發生在嘉義的一間醫院；年輕有爲的醫生愛上溫柔美麗的護士，男歡女愛，暗結珠胎，礙於醫生已有家室，純情的護士只好懷著兩個人的結晶，被迫離開，在當時保守的社會風氣下，一個懷著身孕的未婚女子，所要面

對的不僅是身心的痛，還有來自輿論的批評。

公園內花香味，
花香可比阮舊年，
叮嚀哥要會記，
毋通愛花不愛枝，
阮心內爲哥無變愛到死，
阮一生毋知幸福還是悲。

儘管處境險惡，仍深深愛著負心的男子，讓人不禁爲這女子的愛與癡，掬一把同情淚。

同年，甫從日本留學回國的許石，拿著剛寫好的曲拜訪陳達儒，陳達儒看後，覺得很不錯，就把曲子留下來。過了一陣子，陳達儒帶太太回台南娘家，百年古蹟摻雜鄉里傳聞，讓陳達儒有感而發，使用許石的旋律，寫出動聽的【安平追想曲】。台灣歌謠的創作，通常是先有詞再譜曲，這首歌卻是先有曲。許石也因這首歌，奠定他在作曲界的地位。

在陳國慶的記憶裡，陳達儒是一位相當嚴肅的父親，在創作上，陳達儒習慣白天到處走走，尋找靈感，再利用晚上的時間寫歌詞，經常寫到半夜兩、三點，有時寫到天亮。以【中山北路走七擺】這首歌爲例，陳達儒白天就會到中山北路上，觀察情侶間喜怒哀樂各種情緒反應，再把觀察所得，融入自己的感情，以小說的手法構思，用歌詞的方式表現出來。

初戀見面使人相愛，
暗中約來散步驚人知，
中山北路走七擺，
父母知彩然無來。

放棄創作 投身工商界

五〇年代，台灣歌謠已慢慢走下坡，歸納原因，除國民政府全力推行北京話，華語歌曲壟斷唱片市場外，大多數日據時代的台灣歌謠因曲調過於悲傷，被有關當局下令禁止在大眾傳播媒體播出。另外，唱片公司爲節省成本，大量使用日本曲調再直接填